



“一专·一村”云南怒江秋那桶村可持续发展支援计划
联合调研报告——社会人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贺凌 丛雪

2014.05

调研时间：

2014. 4. 18-2014. 4. 26

调研地点：

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秋那桶村初岗、贡卡、嘎干堂、青那桶 4 个村民小组

背景概况：

秋那桶村位于中国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县丙中洛乡，北临西藏自治区，是丙中洛乡所辖位置最北的村庄。秋那桶村下共有十个村组，本次社会背景调查立足的是其中的初岗、贡卡、嘎干堂和青那桶四个村组，人口共约 650 人。秋那桶村民主要靠种植田地和饲养家畜为生，“家计”模式是当地的主要经济形态。村民主要以怒族为主，混居有少部分藏族、独龙族与傈僳族人口。自十九世纪末法国人在贡山传教开始，当地宗教信仰以天主教为主，村民中绝大部分为天主教徒。

报告梗概：

P1 经济——家计与生存

- 1) 经济发展现状
- 2) 现存问题及解决方案

P2 宗教与民族——峡谷中的多元融合

- 1) 宗教信仰现况
- 2) 民族文化现况
- 3) 存在问题与解决方案

P3 交通方式

P4 当地教育

P5 村民政治

P6 社会关系

P7 村内医疗

后记

P1 经济——家计与生存

1) 经济发展状况

秋那桶村以农业占主导,其中又以种植业为主,经济形态和模式主要表现为“家计经济”,每家每户在自家土地上耕作,自己蓄养牲畜,基本能做到自给自足,故而耕地放牧蓄养所得也就很少贩卖到市场。当地种植作物主要为小麦、苞谷(玉米)、青稞、荞子,而土地主要为牛犁地和锄挖地两种。牛犁地多分布在江边和村落旁的较平坦地带,土壤肥沃,产量相对较高;锄挖地则主要散布于海拔较高、地势较陡峭的地方。村民一般在牛犁地上种植苞谷与小麦两种作物,一般家庭每年可产苞谷2000-3000斤,小麦600-700斤(温士贤,2012)。我们所至时为四月中旬,正值当地小麦收获时节,麦田收割完后,村民们便纷纷入田种植苞谷。人们为充分利用耕地的光热,在苞谷地中也有种植南瓜、黄瓜等作物的习惯。但是苞谷成熟的季节往往遭遇熊灾(尤其是位于山中的苞谷地)和倒伏,因此便需要人手照看。而小麦种植则是在苞谷成熟后的十月,播种需掌握好时日以避免高山气候造成的特有的作物冻伤。一般来说,为避免冻伤造成的减产,海拔较高的村庄会在牛犁地中改种青稞。由于村民家中需供养人口与牲畜,所需口粮及饲料较多,因此还需在山中开采田地,即前述锄挖地,这种在山腰山坡开垦土地形成的种植形态也被形象地称作“壁耕”。锄挖地一般采取苞谷、小麦和荞子相结合的两年三熟的种植模式,近年来出于森林资源保护需要,部分锄挖地被改造,被村民种上了核桃树等耐旱作物,一年下来也可有一定的收获。



秋那桶农田山地景象

村民不仅靠种植田地为生,家中也饲养有猪、牛、鸡等牲畜。在秋那桶,牛一般首先作为犁田工具,其次是作积肥,最后是肉用。家中牲畜圈养在木屋下,小牛、小鸡甚至可以自由穿行于堂屋内外。

除了在田地中耕作之外,秋那桶村民还会在夏季向北入山寻找松茸菌和虫草,每次徒步前去往往持续一至两周,收获的松茸和草药一部分自用,一部分会到市场贩卖,但价格往往不高。据我们了解,还有村民会入藏寻找雪莲,但最后是以五六元一朵的价格水平卖出。此外,村民告诉我们,一年中有两次“背叶子”的习惯,即将枝叶和杂草背回家中垫圈,作为农家肥使用。



农家牲畜



玉米种植场景

在经济劳作分工方面，性别的区分并不明显。秋那桶村民家庭中，主要由男子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女子亦可参加农业生产劳作，但是习惯上不能犁地，仅作一些挖地、播种、收获、施肥等劳动，此外亦需承担饲养家畜、织麻纺麻、料理家务等工作(李月英, 2012:38)。我们在调研过程中经行一户人家，其女主人在院中织毯，同时照看身边的两个孩子，而其丈夫，据她说在山地中帮忙种苞谷，且她也表示自己亦会上山种田。另外，我们也曾路过一片正在被耕作种植的苞谷地，耕地主人一家（包括老人、小孩）皆在其间，或耕地，或播种，或施肥，十分和谐。

2) 现存问题及解决方案

秋那桶村混合农耕的经济生产形式，使得村民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加上交通条件受限，他们基本上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当地年轻一代也并不像典型的农民工一般离开乡村进城务工，而是留在村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根据长久相传的生产经验，村民形成了约定俗成的农事安排，例如在野樱桃半熟时种植苞谷、核桃树叶落掉一半时种植小麦，等等。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常年保持同样的生活节奏，从总体上维持着一种较为自然和谐的家计生产方式。

但是我们也发现秋那桶村的农业经济发展长期滞后缓慢。首先，由于高山峡谷地带气候复杂多变，部分农田所在位置遥远且崎岖不平，山地肥力较低，水土条件不佳，故农作物产量并不十分稳定，制约了当地村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和经济发展。其次，地势起伏大的因素导致大小型农业机械无法使用，阻碍了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使得人力蓄力投入较多，农业生产效率较为低下。另外，除了作物秸秆做自家牲畜饲料或堆肥、牲畜粪便作为肥料施用之外，由于没有固定地点堆放、再利用其他农业生产垃圾，加之近年来化肥的使用，环境、水源和土壤污染的现象都开始出现，其对当地农业经济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最后，当地年轻人几乎不曾外出务工，而是留在农村依照祖辈的生产经验从事劳作，这尽管为农业生产增添了劳动力，但是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接受专业的农业技术知识教育的机会，由此便几乎不能为乡村经济的良善发展做出有效的努力。以上几点都使得秋那桶的经济水较为落后，村民生活长期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

因此，结合秋那桶村经济发展方式和现存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一些途径帮助改善现状：

(1) 志愿者与村民通过合理选址，在村中设置垃圾堆放点或填埋点，处理多余的农业生产垃圾，减少土壤和水源污染。

(2) 村民充分利用已有的农业生产工具，开发、采用现代工具，同时最大化利用村中动力资源（如秋那桶河边的水磨房），提高生产效率。

(3) 志愿者在村中定期开展农业知识讲座，向秋那桶青年普及科学专的农业生产知识与专业技能。

(4) 帮助引进林业作物和山地作物，综合治理水土流失，保护林地与发展林业相结合。

(5) 帮助村民树立产业多元发展的理念，结合村庄和家庭条件，利用当地优势小规模发展高端旅游业和服务业，适当引进投资，提升乡村经济发展水平。

P2 宗教与民族——峡谷中的多元融合

1) 宗教信仰状况

怒江州是中国民族族别成分最多的自治州，秋那桶虽是州里位置最北最偏僻的一个小村寨，但也呈现出多元民族与宗教信仰并存的局面。村民绝大部分信奉天主教，其实亦有其他宗教信仰如藏传佛教，基督教存在，但是我们所至的四个村民小组中，村民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天主教徒。据了解，贡山县的天主教在 1888 年由法国天主教任安守神甫传入，他还于 1904 年在白汉洛修建了可容纳 600 余人做弥撒的教堂。我们所在的秋那桶村青那桶组教堂，便是该神甫于 1908 年建成的，其所属的贡山教会受四川康定打箭炉主教管辖。教堂安静肃穆地立在村组的小广场上，即一个供村民从事体育和娱乐活动的简陋篮球场。教堂外静卧着一座有十字架的坟茔，是秋那桶的教民 1996 年为另一位远赴中国传教的神甫李文增重立的。除了青那桶组的教堂，初岗组的篮球场边亦有一个由小学教室改建的可容纳一二百人的小教堂，条件相对简陋，但也作为初岗和贡卡组的村民礼拜场地而起到重要作用。



青那桶组天主教堂



初岗组天主教堂里的礼拜

秋那桶村民信奉天主教十分虔诚恭谨，这首先便体现在外在的宗教仪式上。一个孩子出生时即要接受洗礼，并在教会取得终生使用的教名，家中亲属和邻里乡亲也大都以此称呼。而当一个村民到了嫁娶的年纪，也会在教会和教徒的见证下举行婚礼，若是赶上神父从六库镇或是更远的大理进村，这种见证仪式便显得更有价值。如果家里有人去世，也会先告知教会，再由亲戚邻里为死者念经祈祷，超度亡魂。此外在村里我们也看到一些插有十字架的坟茔，可见天主教在秋那桶村民的人生史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每一户人家，无论是堂屋还是卧室，都张贴着耶稣基督像，家中每一个成员，上至年迈的老人，下至年幼的孩童，颈上无不悬挂着串有十字架的项链。在饭前饭后，一家人会在饭桌前祈祷，他们虔诚地用手在自己身上比划起十字架，同时还会念起经文。而说到经文，秋那桶村民和怒江州信奉天主教的信徒一样，使用的都是用早年传教士根据民族口语和法文创造出的傈僳族文字翻译的《圣经》，但在祈祷和礼拜时使用的是怒族本地语言，即他们所称的怒话。村民每周日都会前往教堂礼拜，任教堂神职人员的村民带领大家一起念经、唱圣歌，我们所到之时便恰逢初岗组的教堂里在做礼拜，其间传出的念经之声和唱诗声回荡在屋舍田间，又仿佛已飘到北边清晰可见的碧罗雪山下，令人倍感纯净与神圣。

我们来到村庄的第一天便赶上了天主教徒的复活节，于是我们便在初岗组和村民们一起体验了欢庆的仪式和活动。村民们午饭饭后聚集到教堂中做每周定时举行的礼拜，念经与唱诗一共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礼拜后，年轻的男子聚集到教堂旁边的球场上打起篮球，上了年纪的中年人和老人们便围坐在场外观看。妇女们则多从家中拿来自家酿的杵酒，倒入教堂门外的几个大酒桶中，随后一壶壶倒出，拿着若干玻璃杯，为看球赛的村民斟酒喝。也有一些妇

女围坐户外一起烧烤，将事先准备好的食材放在炭火上的架子上烤制，供大家休闲食用。在球赛进行的过程中，教堂下也聚集起另一批人跳起舞来——他们大多是村里的藏民，祖辈多由迪庆州德钦县向西进入贡山，定居在秋那桶或是丙中洛乡的其他村庄。跳舞的十多个人中，有几个藏民身着藏装，带领大家唱起藏歌，曲调轻快悠扬，舞步也欢快自如，在教堂的十字架下，我们感受着多元文化与宗教的交汇融合。随后，在男子比赛结束后，众多青年女子都放下了手头的活计，纷纷到球场上也打起了球赛，围坐在场边的村民仍然认真地观球，整个复活节的场面十分热闹欢庆。

不仅是从天主教教义和仪式，我们从村民的社会心态中亦可看出其虔诚坚定。复活节当天我们在场边看村民打球赛时，一个身着藏装的老人端着水酒走到我们近前，热情地向作为小村来客的我们递上酒杯斟满酒，随后在我们身旁坐下一起聊天。老人是藏族，信奉天主教，但是今年的复活节却不能去和其他藏族妇女一起跳舞，通过交谈我们才得知是因为其丈夫昨日刚过世。这一消息让人难过，但是我们也发现老人几乎没有带着哀戚的面容叙述这一事实，而是与我们自由地畅谈，淡然地将丈夫的离去带过。在信奉天主教的教徒看来，死亡意味着灵魂进入天堂，是生命新的开始，正是这一信念影响着秋那桶村民面对生老病死的态度，使他们能够坚强乐观地面对人生喜悲。



天主教复活节的欢庆景象

2) 民族文化状况

秋那桶村以怒族人口为绝大部分，因此包括怒族语言文字、饮食、服饰、节日、工艺、习俗等怒族文化都是这一地区的主流，而同时，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如德钦藏族文化、傈僳族文化等也都与怒族文化相互融合在一起，使得小小的秋那桶迸发出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特有的热情与多样色彩。在调研的三天时间里，我们走进村民家，与他们共饮同食，亦通过与他们的交谈了解到很多民族风情，体验到了峡谷边的怒族人的热情亲切与质朴善良。

“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可以说是了解某一地区风土人情与习俗文化之最好的切入点。在调研过程中，我们第一天即品尝到了初岗组长家的佳肴。怒族人家的火塘可以说从不熄灭，人们做饭几乎都会使用火塘进行食材的炒、烧等工序。后来，我们还在另一村民家中品尝到了怒族人招待客人的经典菜肴，包括“侠辣”（或“吓啦”）、琵琶肉、漆油鸡等。其中“侠辣”是怒语称法，“侠”指鸡肉，“辣”是酒，即肉酒或酒焖鸡。我们食用时便觉得香味浓醇厚，同时渗入鸡肉中，回味无穷。我们得知，此菜是怒族人家招待贵客的上好菜肴，

在当地具有滋补身体、治疗风湿和妇科病的功效。而说到酒，便不得不提起怒江人民独特的酒文化。秋那桶村的怒族男女皆好酿酒饮酒，他们擅长用土法或烧制或酿制出香甜可口的小米酒、杵酒（即怒族人常称的“水酒”）等。当地人往往将水酒当作日常饮料饮用，甚至常有每人日饮五六斤酒的情况。此外，遇到婚嫁生育等，酒在送礼助兴中也起到不小的作用。“同心酒”便是当地居民热情好客的一种体现。



初岗组一户人家正在蒸馏自制苞谷酒

在婚丧嫁娶的习俗上，怒族人遇到婚丧之事皆会在家宴饮亲戚邻里、跳舞吟唱，以此庆祝新人成婚或是哀悼亡魂。在婚姻制度上，怒族与汉族的不同之处在于怒族有“讨男子”、妻兄弟妇和补婚等习俗。男子可以在结婚后住在女方家中而不被社区邻里所区别看待，因为男子在经济社会生活方面与妻子地位平等，也无须改姓，孩子起名亦不必随女家。妻兄弟妇是指兄死后寡嫂可以转归夫之弟，弟死则弟媳亦可转为兄之妻。补婚则是说夫妻双方建立婚姻关系时因经济困难没有办婚礼，可待日后家中条件允许的时日补办婚礼。另外，男女双方结婚之前，往往需要征求女方舅舅的同意方可定亲，这也是与汉族婚制相区别的所在。在丧葬制度上，多兴棺木土葬，怒族人去世后需要举行“迁坟”，即两次迁移墓葬的仪式。由于村民多为天主教徒，因此死后要由神职人员和家中教徒祈祷安葬，并在坟前立一个十字架。另外，死亡亦分为正常与“非命致死”两种（李月英，2012：98），后者包括坠崖而死、被毒蛇猛兽咬死及自杀等，此类死者需尽快下葬，且都是葬在里村寨较远的山上，以防止其灵魂纠缠生人。

在节庆方面，我们得知当地有每年农历三月十五庆祝“仙女节”（或“鲜花节”）的传统，该节日是怒族一个盛大的庆典，关于此还有一个民间传说。即一个怒族少年阿茸，受到自然界中各种生物的启示为怒族人发明创造了很多工具，如溜索、渡船等，因此被怒族人所敬爱。而当地头人恶霸觊觎阿茸的美貌与智慧，便强行向阿茸提亲。少女不肯，无奈之下躲入一个山洞中，没想头人的爪牙防火烧洞，将阿茸烧死于洞中。怒族百姓十分惋惜，来年三月十五上山洞祭祀阿茸时发现洞旁长出了各色花朵，甚是美丽，于是便将每年三月十五定为鲜花节，以此纪念勇敢智慧的少女。每逢这一节日，怒族人都会手捧鲜花前往丙中洛的“仙人洞”为阿茸祭祀祈祷，进献鲜花粮种，并收集洞中钟乳石上滴落的“神水”泡酒饮用，随后唱歌起舞，相互祝福，祈求丰收与平安（李月英，2012：101）。



嘎干堂怒族妇女编织怒毯

在市场上购得。只见拆下的各色毛线被密密地编织在一起，花样复杂却又美观耐看，展现了怒

在怒族人的手工艺方面，我们此行偶然间了解到了怒族妇女编织线毯的独特技艺。在嘎干堂的一户人家，我们看到一位妇女坐在院中，身前是一条约五米长的线毯半成品，一端系在木头柱子上，另一端则在女子拿着梭子的手中不断延展，形成宽约半米的毯子一角。木制的梭子在她手里运动得灵活且飞快，据她说织毯的线材来自家中的旧毛衣等衣物，也有部分是从

族妇女灵巧的手艺。另外，这个怒家女子告诉我们，自己编织的毯子多在自家使用，即用作沙发垫或装饰品，一般不会拿至市场贩卖。

最后是在竞技娱乐方式上，我们通过走访人家观察到，家家户户的火塘边都悬挂有弓弩，据家中男主人说是用来狩猎或是参加射弩比赛用。尽管没有机会观看他们射弩，但我们也能从中看出怒族人的好勇善武。另外，我们也发现，无论是人口多么稀少的村民小组，都一定会在组里的平地上打造出一块篮球场地，既可作为村民集会活动的场地，又可供青年男女日常打球娱乐使用，甚至可以作晾晒庄稼用，十分方便。



初岗组篮球场（也会兼做公共晒场）

3) 存在问题与解决方案

秋那桶村所在的丙中洛乡一直便是一块多族人民共居、宗教信仰多元的土地，原始宗教、藏传佛教和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天主教、基督教相尊相容，怒族、傈僳族、独龙族等民族交相融合，形成了此地民族文化与宗教背景杂然多样的社会景象。秋那桶村尽管位置偏僻、人口较少，但是也体现着这一特色。但是我们在惊叹于多元文化的和谐相处时，也发现了这一和谐图景背后的一些隐忧。在本地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作为西方舶来品的外来宗教信仰天主教对怒族文化起到了不小的冲击作用。怒族信奉自然神灵的原始宗教和当地的习俗礼仪，例如怒族传统婚嫁习惯和丧葬制度，都已呈现出相对弱化的倾向，使得民族文化消失的现象愈益突出。另外，随着信息网络、通讯技术在乡镇的传播和汉族文化的影响深入，大部分怒族人和藏族人（尤其是年轻人和儿童）都已不如其长辈一样穿戴其本身的民族服饰，甚至在节庆日时也不会穿着，制作衣饰的手工艺逐渐衰退。村中的年轻人受到外来文化的形塑，甚至变得不愿学习民族文化技艺，也不能接受老人所传授的民间故事和传说。我们在调研过程中便接触到一个在这方面表现典型的藏族少女，她由于身体疾病不能继续求学，便在村中客栈打工或是赋闲在家，得以接触外地游客和手机电脑等带来的故事和文化，她与家人一起都不信奉天主教，自己甚至表示不愿意跟随母亲学习民族手工或是跟随哥哥学习藏族舞蹈，这着实让我们惊讶，也反映了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在青年一代中日渐式微的趋势。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可以有如下途径可以改善现状：

(1) 志愿者学习少数民族文化，帮助当地青少年发现怒族、藏族等民族文化的魅力

在秋那桶当地开展民族文化遗产项目，由有志于此的义工首先主动学习怒族文化（包括语言文字、民间技艺等），同时开展怒族文化夏令营，为当地青少年搭建一个深入了解怒族文化的平台，使其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人。

(2) 在村民小组中设置“民族文化馆”，提高村民的文化保护和传承意识

在县城乡镇中，通过购买或收集少数民族书籍、工艺品，为建立“民族文化馆”提供资源，同时制作宣传手册、海报等，从而搭建一个供广大村民全面、系统了解怒族文化的场地。在民族文化馆中亦可召集民间艺人进行手工艺制作的技能培训。

(3) 挖掘手艺人，建立工艺品制作坊

由志愿者组成调研团队，进入怒族人家寻找挖掘掌握独特技艺的手工艺人，在村中建立工艺品制作坊，由这些艺人或是掌握手工艺的农家妇女制作出民族工艺品，并以合理的价格售卖，从而为当地村民拓宽经济收入渠道，同时也能借此提高村民对民族工艺的重视程度。

P3 交通方式

秋那桶村的交通工具主要以汽车和摩托车为主。从贡山县城到秋那桶村的车程大概三四个小时，其中大多都是政府修建的山路，但是道路较狭窄，只能容两辆汽车车并行通过，所以交通很不发达。村民里面每个组有两三家人有面包车或者拉货的货车，村民如果要出村去丙中洛乡或者贡山县要搭乘其他村民的车。大概每次的交通费用是10-15元。访谈中遇到的中年妇女及年轻的姑娘一个月去乡里或者县城玩两次左右。而村里的小卖部老板是出村比较频繁的群体，因为村里小卖部较多而每个小卖部存货比较有限，所以大概一个月都要跑几次县城去进货。村里也有专门跑客运和货运的人，他们会去运货和接送其他人进出村子。



贡山县至秋那桶沿线

摩托车在各个家庭的普及率还算是比较高，也算是一个平时重要的交通方式。平日里各村组的男人们都会骑摩托车去村里、乡里或者稍远的地方。后座上有时候会带着女人和孩子。

交通状况与孩子们出村上学的关系也极为密切，由于孩子们都是要乘坐村里人的客运或货运的车去乡里上小学和中学，去县城上高中的孩子也需要先坐车出村才能再换乘其他车辆。所以这对于孩子们上学是很重要的生命线。听一些家长说，如果实在没有汽车，孩子们有时也会走着去乡里，大概要徒步步行两三个多小时。如果有时间，有摩托车的家庭也会骑摩托车送孩子去上学。这条路，尤其对那些那么年幼的孩子，是那样遥远。这承载了他们上学的希望和家长们殷切的期盼和深深的担心。

由于丙中洛的各个组之间分布较为分散，所以沟通联系都较少较困难。我们去的四个组里，其中初岗组、嘎干堂和青那桶村在河的南边，而贡卡组在河的北边。初岗组、嘎干堂和青那桶村交通相对便利，有一条政府修的山路，但是不算是一条标准的公路，上面布满了泥土和石子，路十分狭窄，只能容一辆车通行，所以同时遇到上行和下行的车辆就得让一辆车后退到宽阔处或者是开到危险的路边，几乎一眼就能看到高高的山下。师傅的开车技艺虽然很好，但是坐车还是



初岗组至贡卡组的山路

像在过山车一样惊险起伏。去贡卡组是步行下山然后过河再上山。细小的山路陡峭难行，似乎这都不是某个人刻意修筑的，反而像是许多路人踩过、走过而成的。跋涉许久才走到贡卡组，这里是村里几乎最深的地方。因为交通最不发达，所以与外界沟通就少，发展程度也不高，状况基本上是四个组里面最差的。走过的许多路都是泥泞，许多人家房子都是破旧，人们买日常用品、看病要走出来都十分困难，更别说垃圾的运送，由于山路难行，每家每户的酒瓶子几乎都堆积在屋子后面，好像一堵高高的墙。

P4 当地教育

全村的大多数人的教育水平都是初中及初中以下，这主要是九年义务教育的成果。但是在他们上小学之前，都不会受到正规专门的教育。唯一的教育可能也就是父母简单的几句教导，剩下的就是常年在山野里奔跑和游戏玩耍。年纪大的人大多都是小学的教育程度，而青年人大多都上到初中毕业就不再读书了，也有少数的孩子会读到高中，然后读专科学校学习一门技能。在我们调查的四个组里大概有两三个大学生，主要是在青那桶组，因为交通方便，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也算四个组里面比较高的。一般都是在昆明读大学，一年也就寒暑假回家两次。

前面也提到过集中办学以后，孩子们上学都要去乡里上小学、初中，到县城上高中。于是从孩子六七岁开始就要背上沉沉的书包辗转离家上学。小学初中都是两周放假一次，所以孩子们每两周才能回一次家。但是这对于孩子和家长们都可能是个不愿却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孩子们会想家，家长们也会非常担心孩子们，但是，这却是无奈而带有希望的选择。随着村里的学校改成了教堂，教育其实也会是一种希望的信仰。



天真烂漫的孩童

学校的学费都不算贵，家长都说如果孩子争气，都要尽力负担。但是每次去上学乘车要有10-15元的交通费，这对于每个本来收入就微薄的家庭是一个颇为沉重的负担。这确实是孩子上学的严重问题。

虽然现在大家的教育意识都有提高，但是村里上完初中就不再继续学业的人还是大部分，或许是因为家庭条件、或许也是因为离家太远、或许是因为他们多年奔波在外的身体，很多原因都妨碍着他们继续追求学业。而初中毕业回家的人又无一技之长既无法在村里挣钱种地也无法外出打工，年纪又小，只能先帮着家里干些琐碎的活计，然后等着自己慢慢长大。

所以针对教育问题我们初步提出了几个解决方案：

(1) 给有上学学生的家庭适当的交通费补贴，减轻家庭的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间接鼓励学生们继续学业的作用。

(2) 加强孩子们的学龄前教育。以志愿者宣传的形式在各个大学中招募大学生志愿者每年假期定期去支教，培养孩子们的学前素质。

(3) 在志愿者的志愿活动中，志愿者和村民可以关于民族和宗教文化良性互动，既让大学生了解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又能使得村民了解本民族文化和宗教的珍贵性和重要性，鼓励村民自发传承和学习本民族的文化、歌舞、传说，有利于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4) 鼓励村里的孩子们初中毕业以后继续上专科学校或者是技校，学习一技之长。也可以征集大学生志愿者和一些专业的技术人员来村里，教授村里的青年人一些技术知识。让他们能够获得更多选择发展的机会。这是与全村的经济发展都相关的重要方案。

(5) 加强教育重要性的宣传，普及“教育改变命运”的观念。

P5 村民政治



耶稣复活节村民们聚餐欢庆

村里的政治基本较好的践行了村民自治制度。在组里组长的选举是三年一次，是无候选人的全体成年村民投票，只要是成年村民都能成为组长候选人，也都能具有投票权。以票数最多者当选。村里的妇女组长也是以类似方法产生（不过因为组长的原因，大多数都是妇女组长都是组长的妻子）。因为是少数服从多数，总体来说村民对于自己的民意选出的组干部是比较满意的。当问到村民选举干部所考虑的因素，他们回答说注重能力和

和文化水平，说明村民们的选举考虑的还是比较全面。

我们去的最多的初岗组，组长姓陆。初中毕业，陆组长在村里当了十几年的会计，之后又当选了十几年的组长。他是个很淳朴、认真、负责的组长，在我们的聊天中他说自己的能力有限，不能再带领村民发展更好地生活，他说干完这届后就要一定退位让贤了。

组长的职责主要就是负责管理村民的日常事务，调节一些村里的矛盾，组织一些村民的活动。甚至连结婚说媒都是要让组长去说，因为组长几乎是整个组里最有声望的人。总体上，村民对于村民自治的政治都抱有比较认可的态度，对于各组组长都是比较赞同，在政治方面，村民都和乐融融。

乡政府对于当地的干预也比较少，虽然从村里出去几公里就是一个边防站，但是由于村子太偏僻了政府的影响还是有限。大概也只是几年前修路对于村子里的影响比较大。日常中村民基本上过着一种比较“离群索居”的生活。

在村里国家的一些政策也基本上实行下去了，比如计划生育政策，由于都是少于民族，允许生两个孩子，所以村里大多数人家都是两个孩子。而多生孩子的就要交三四千的罚款。而低保、医保也基本上覆盖了全体村民。低保分为三等，最多每月可以领取300元的低保金。在最贫困的嘎干堂村，几乎访问的住户大多都要领取低保。而医保政策也在推行，看病去贡山县城和昆明市区都能得到医药费70-80%的报销。

P6 社会关系



贡卡组村民

通过调查发现，由于组里和相邻组间长期通婚，而怒族、藏族、傈僳族和汉族村民几乎都一视同仁，所以每个组里的村民大多都是亲戚，基本上绕几圈都能够找到亲缘关系（这里考虑到是否会有近亲结婚的问题）。所以全村的村民关系都比较和谐。

由于亲缘关系的作用，所以其实像上面所讲的村民政治并不会在日常生活中带来很多的权力关系，两家在生活中如果发生了矛盾和冲突，大多都是亲戚之间说两句就解决了。组长就是一个让人尊敬的“智者”或者“长者”的形象，代表的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政治上的角色。所以亲缘的问题，也是当地和谐的重要因素。而当地笃信天主教，也对村民的性格培养，发挥重

要作用，村民都很善良、平和。而多民族杂居的情况，也让村民对“异己”的事物比较开放和接纳，少数民族的豪爽与热情在村民之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村里访问中，姓陆、李、王、杨姓的人较多。但是村民们对于汉族的姓氏习惯其实并不看重，因为笃信天主教，所以他们从小的彼此称呼就是“教名”，而年轻人之间却是很有趣的互喊“绰号”，彼此以“绰号”相称。即使是初岗组里最有文化的长者在乡里小学退休的陆老师，他回家开客栈时，也会把自己的名字说成“若旺”（陆老师的教名）。所以传统汉族的姓氏文化在秋那桶村并没有那么重要，反而以博爱精神为代表的天主教文化对于村子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成为组与组和组内部的凝聚力量。

P7 村内医疗

村民的身体状况大多不太好，尤其是老年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疾病。比如由于当地潮湿气候而患的风湿病，还有高血压、心脏病、肾病和肠胃病，都是当地的常见病症。他们大多从小病开始，但由于得不到适当的治疗，各种疾病才日趋严重。

并且村里的人大多都有饮酒的习惯，一般酒量尚可的每天就要喝五六斤水酒，男女老少都保持这样的饮酒习惯，男人可能喝的更猛一点。除了水酒还有苞谷酒，不过价钱便宜，质量也不好。抽烟现象也在成年男子中格外严重，几乎大多数的成年男子都会抽烟，如果有钱就会抽许多烟，没钱就会节制一些。最后直到生病才会不得不节制，这样的恶性循环也导致了各种疾病的发生。

村里人平日里劳作辛苦，并且山石也多，所以骨折、跌打和脱位的患者特别多。再加上感冒、拉肚子、蛔虫病等各种日常疾病。村里人的医疗健康状况十分堪忧。

村里的医疗条件很差，我们去的那四个组只有一个村医，是在初岗村的古医生。他已经 52 岁了，自从 77 年毕业于怒江卫校开始，他已经当了三十年的村医了。古医生看病没有报酬，但病人们都自发的要开出药方以后他看病方式主要是中西医相结合，如果能用中医



古医生行医片断

的话，他就以中医针灸和开草药，草药的来源主要是古医生每年 7、8 月份都要去山里采药。如果是西医治疗的话，古医生就开出药方然后患者到村里小卖部去买药，再回来找古医生打吊瓶。古医生看病不收钱，只是患者带来些烟酒就够了。村里妇女生小孩也是古医生接生，他

说已经接生过大约几百个小孩子了。村民们都说古医生医术高明。

医保政策方面实行状况还算不错，我们访问了几户去县城和昆明看病的村民。基本上住院要交全部的住院费和医药费，但是出院的时候就能拿到 70-80% 的报销费用，比较方便。但是村民们往往都不敢住院太久。因为陪护去的家人吃住和交通费用太高，一般去一次医药

费花费并不多，但是吃住和交通费用却要比医药费高数倍。所以即使医保政策广泛的普及，并且能较好的实行，却依然存在着村民看不起病的漏洞。这能说是谁之过呢？



刚从县城看病回来的老人

并且如古医生所说，他也在鼓励村里的初中生毕业以后继续上卫校，培养更多的村医，来帮助和接替年级已经不小的古医生，帮助更多的村民治疗病痛。虽然这些意识渗透缓慢，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也是改变整个村子医疗健康条件必须经历的工程。

所以我们提出的方案是加强医疗健康的宣传，向人们普及卫生、健康方面的生活常识和知识。比如经常洗手、刷牙，然后注意饮食的卫生和营养，注意垃圾处理和卫生，加强自身健康意识。志愿者定期体检，向村民传授一些简单的健康知识。

宣传抽烟和过度饮酒的危害，让村民养成节制抽烟饮酒的意识，逐渐的减少他们抽烟和喝酒的人数和数量。既要尊重他们热情、淳朴的民族习惯，又要真正保护他们的身体健康。

后记

我们仅做了短暂的居留，三天后结束了调研，我们便重回县城。站在高楼大厦前总觉得自己分外渺小。天地苍茫，我们谨小慎微的活在其中。在城市，我们的眼睛却望不见远方。那么奇迹的高度却永远的阻碍了我们凝望远方，坚硬的水泥沙石让我们再也不能与大地同呼吸，鼻息中也再也闻不到花香，耳朵里也再也听不见鸟鸣。我们的住所被钢筋混凝土的骨架塑形，我们的活动范围被凝固、被限制。它划定了边界和范围，同时也界定了孤独和脆弱。从某天起，人类的心再也不能装下一个世界了，有的只是你飞不出这间房子的幻想。

当回到绝大多数秋那桶村民一生都可能不会踏足的城市，我们感叹着重又回到了尘嚣中来——而当目光穿过行色匆匆面目漠然的人群，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遥远的小村，看到了城市与乡村的绝然异处。我们知道，在深远的一片土地上，那些人呼吸的是与我们不同的空气，行走的是不加修饰的道路。他们或许一辈子不曾来到城市，感受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和竞争，而是栖居于少人的村庄，在无尽的田地、山林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对外来人，仍是一样的节奏不曾改变。或许我们生来本是带着最自然的气息，但又太过容易被城市的钢铁技术理性和喧嚣气息所裹挟，为了生存和所谓更好的生活，不觉脱离了生命原初的质朴，向着远离自然的虚无不复返而去。或许生命因着丰富的生活向度而多了许多乐趣，但生命的本质是否确已成为了不能回归的远乡？

秋那桶是个让人梦萦的地方。每个生命带给我们的都是真本真的快乐与最难忘的天真。我们愿意伸出手，握住他们每个人的手，一起欢歌舞蹈，一起随着村子的记忆这样长久下去。

踩到泥土的感觉、闻到田野的瞬间，那一切的一切都前所未有的踏实，在那份地气的相接，仿佛是心灵与地灵的最深回应，你会怦然心动，最终会把心率调成与大地一般一齐跳动，只要天地存在，你就不老不死，不灭不休。

我们希望的是，我们的热情不仅在于书本与学院，更在于对我们足下的土地和既在的纯然自然的孜孜探求，在于与和我们本是一样的生命的问候与相逢。这迸发自生命内里的热情，在于行动本身，在于行走与发现的过程，而这并不是马不停蹄不加反思的行走，它应反过来带给行走的生命本身以一份真正超脱于尘世的澄净，以不竭的思考与希冀——对于那纯粹的自然力本身，对于生来无异的素朴生命，亦是对于纯净的思想和信仰。

参考文献：

- [1] 温士贤, 山地民族的农耕模式与生态适应——基于对怒江峡谷秋那桶村的田野研究[J], 哈尔滨: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1(2).
- [2] 李月英、黄海耘, 古道·家园[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2.
- [3] 赵伯乐主编, 新编怒江风物志[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